

「时光卷」

贾平凹

主编

沈从文
余秋雨
莫言

…
▽
等著

美文

家

非外借

美文

50家

「时光卷」
贾平凹 主编

沈从文
余秋雨
莫言

…
▽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文 50 家. 时光卷 / 贾平凹主编; 沈从文等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702-0577-6

I. ①美… II. ①贾… ②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9037 号

责任编辑: 马 蓓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壹 诺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插页: 7 页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4 千字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白
金
纪
念
版

25
周
年

美
文
杂
志

共2卷

美文50家·时光卷



美文50家·暖心卷

冰	心	沈从文	杨	绛	汪曾祺	余光中		
王	蒙	陈忠实	余秋雨	蒋	勋	张抗抗		
贾平凹	莫	言	铁	凝	阿	来	余	华

.....

打 开 时 光 之 美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遇见万象



遇见，一个多么动人的词。世界这么大，我们需要多深的缘分才会相遇。一辈子没有多长，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我珍视这样的相遇。

我说沈从文 / 王 蒙	003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 杨 绛	006
谈王朔 / 刘震云	008
傻子——人寰速写之二 / 汪曾祺	010
缘深缘浅话难明——忆聂老 / 周汝昌	012
一种慰心的生活 / 阎连科	018
陈忠实生命的最后三天 / 陈 彦	022
萧红传 / 季红真	026

第二辑 独自闲行



因为有梦，所以出发。独自闲行，倾听自己的内心，在行走中遇见真实的自己，迎接走向你生命的一切。

中国文脉 / 余秋雨	037
君子之道 / 余秋雨	073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 铁 凝	115
北桥北桥 / 陈忠实	120
海市 / 张抗抗	125
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 阿 来	129
皇帝与状元 / 熊召政	144
静看鱼忙？ / 李敬泽	155
东车站 / 萧 乾	164
巧遇曼谷 / 邓友梅	166
南京的秋天 / 叶兆言	172
在北方(三章) / 高建群	174
梦话扬州 / 丁 帆	182

第三辑 藏于岁月



有些人，有些事，在岁月流逝后，会变得更加刻骨铭心。

我有一个狮子军 / 贾平凹	189
写给母亲 / 贾平凹	192
说棣花 / 贾平凹	194
黄土的儿子 / 王安忆	204
狗的趣谈 / 莫言	209
五行缺火 / 冰心	211
信物 / 舒婷	214
我的第一份工作 / 余华	218
人畜共居的村庄 / 刘亮程	223
母亲的辉煌 / 叶广岑	226

第四辑 体悟从容



人生的最佳状态是淡定从容，看似无为，实则有为。愿勇者从容，面对真实的生活。

谈写字 / 沈从文	235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 迟子建	241
人间笔记 / 于 坚	244
心思与手艺 / 吴克敬	249
描眉艺术家谈美——病中杂记 / 叶君健	255
心草 / 林斤澜	259
猫冢 / 宗 璞	261
西窗小札 / 李国文	265
丹青引 / 吴冠中	272
草书的表情 / 南 帆	277
再读圣贤 / 鲍鹏山	286

1 遇见万象

 第一辑

遇见，一个多么动人的词。世界这么大，我们需要多深的缘分才会相遇。一辈子没有多长，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我珍视这样的相遇。

我说沈从文

王 蒙

作家是靠自己的作品来吸引关注的目光的。作家的命运同样也能令人感叹歔歔不已。作家的命运有时成为了更加富有感染力的作品。不知道这种“命运”是不是一种悲哀。

老舍的“太平湖”的悲剧性超过了《骆驼祥子》。与自己遭际的惊心动魄相比，胡风的理论与创作其实相当平实。丁玲的一生也似乎比她的《选集》更令人心潮难平。沈从文更是如此，他的寂寞和安静似乎也是一种奇异的“艺术创作”。

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沈从文很有名。是老师告诉我的吗？但他的作品没有能怎么吸引我。我太渴望革命了。我希图在小说中看到是地下工作者的散发传单与躲避追捕，是刑场上就义的革命者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是大罢工中的抬棺游行，是监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学校……当然，沈从文的作品里没有这些。我记得小时候读沈从文的《记丁玲》的失望心情。有什么奇怪呢？就连鲁迅的作品也曾使我觉得缺少革命。

沈从文小说里的那些乡土风光和民俗也难以获得我的认同：我们那一代人太饥饿了！我们要求革命，我们要求光明、解放、幸福、爱情、英特纳雄奈尔，我们如饥似渴！我们要求的是投入，是献身，是战斗，是牺牲……我们常常没有耐心去倾听言不及义的沈从文。沈从文太从容了吧。

后来说是他很不革命乃至站在革命的对立一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他就写不下去了。是谁讲的呢？反正我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一个作家写不下去了，真是怪可怜的。

自顾不暇的动荡的20年过去了。在少小的革人家命的骄矜之后补上了被革的狼狈的一课，心气变得平常了些。然后知道沈从文在海外得到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在中国作家协会为欢迎聂华苓而在“萃华楼”举行的宴会上，我第一次与朴实无华的沈从文先生碰面。我只觉得他是平静的小老头儿。

1980年初春，在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时，我与艾青夫妇应邀到沈先生的妻妹张女士家里吃午饭。沈先生夫妇也正在那里。耶鲁大学的布告牌上张贴着沈先生的两次讲座的预告。一次的题目仿佛是《社会是一部大书》，这个题目不是挺功利的么？另一次的题目仿佛是介绍某个朝代的中国服饰，那就很专门了。而我，即使看服装表演的时候也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人即模特儿而不是服饰上。

沈从文先生个子不高，谦和质朴，既不俨然，也不凄然，本本色色，没有任何锋芒和矫饰。

我的头发留得过长了。张女士有推子，就为我推了推，剪了剪，然后洗了头。这也是可以引以为荣的吧。

1981年初回国以后听说咱们大陆对沈先生也越来越热了，又说是外国要给沈老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了。终于并没有发，这很好，大家都好。又有好几位青年热心于继承沈先生的道路，沈先生的风格，连给人物起名字也满是“沈”风。然后《边城》呵，《湘女萧萧》呵都拍成了电影。文艺界都说很好，但也不怎么卖座。

我听到过一些会议上人们赞美沈先生的“伟大的孤独”，这种赞美想必是有根据的。他们对沈先生的爱戴是很感人的。只是窃以为伟大这两个字太强烈，而孤独二字又太温柔了。如果这样说不准确，至少“伟大”太热，而“孤独”太凉了。真正的孤独又谈何容易？到1987年，就听说有的青年在会议上抢压麦克风来宣扬“艺术是孤独的”“艺术是寂寞的”啦。可见，寂寞

和孤独也是可以有“侵略性”的。

沈先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崇文门西大街社科院的宿舍楼。自美回国后，我去探望过这位前辈一次——我家在斜对过，沈先生饭后散步去了，没见着。不太久，沈先生与《光明日报》的黎丁老哥一道屈尊回拜鄙人来了，鄙人也没在，家里只有个年近九十的姥姥。后来登了报，说是由于领导的关怀，沈老享受了什么什么级的待遇，又当了什么什么委员，迁入新居了。那几年我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搬了。又穷忙。彼此便没有什么交往了。

直到后来知道沈先生住院，知道沈先生不幸去世，便赶去看望沈夫人。我那时在任上。在任上屡屡要去追悼吊唁前辈，慰问遗属，也有多次经验听取遗属对于治丧的想法，死后哀荣，对于遗属并非可以马虎的，对于后死者，也同样是不可逃避、不可轻乎的一件大事。哪怕死者生前留过“从简”的遗嘱。沈先生的家属在那种情况下也向我强调了他们的意见，不过与别的丧事的遗属要求的导向相反，她们强调的是尊重死者的意见，不搞任何追悼吊唁活动，务必别搞。我答应一定如实向上反映。便这样反映了。

后来在报纸上读到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报道。说了“寂寞”，说了文名，报道写得很好。

现在又接触到贺兴安同志论沈从文的书稿。我自愧知之甚微，无从序起。却又觉得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论一论沈从文，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成熟，包括艺术的成熟，批评的成熟，人心的成熟，乃至“政策”上的成熟，终归是要成熟的。我想起去年有幸去过的湘西——怀化、凤凰（沈先生家乡）、吉首、永顺。那里的风光，那种山水的存在是不可能被忘却的。湘西别是一个迷人的世界。进行不进行旅游开发，都无关宏旨。谁能做得到，吹出一个景影或者“晾”于一个景致呢，除非那儿的丘壑本身就没什么成色。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杨 绛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〇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勉强请我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也许他怠慢了咱们又抱歉了。”

“他也没有怠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俩自作聪明地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看见高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谈王朔

刘震云

问：你与王朔关系如何，对他怎么看？

刘：王朔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很能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也能分辨烟草和人的质量。有时也很能忍让。对中国近代史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斗争史，他似乎所知甚多。

问：对王朔的小说你如何看？

刘：王朔的小说良莠不齐。那些从电视剧转换成小说的，我们不必认真。当他认真从事创作时，就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小说。如《动物凶猛》，如《我是你爸爸》。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强烈的先锋意识和前卫精神。他小说的表面很好对付，背后深藏的东西令人震惊。这有别于表面很先锋内在感觉却很陈旧平庸的文字。王朔写字的心态，我也比较赞赏。许多人一写东西就摆架子，自以为高明。在愤世嫉俗的同时，又在指导我们该怎么活，该怎么阅读。他愤怒的结果与愤怒的对象殊途同归。王朔在这一点上脱俗得非常彻底，他的脱俗表现在：我就是个俗人，我就是个动物。他所排列的中国字，与大部分中国人排列的次序差不多。他小说的文字风格，现在被人用滥了，但当他第一次用这种滔滔不绝如同讲话般的风格写作时，令人耳目一新。这也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创造性并不是刻意所能做到的。

问：他的电视剧你都看过吗？感觉如何？

刘：大部分看过。首先，我想他能写出这么多电视剧肯定吃了不少苦。

这些电视剧给他带来的名声对于他的刻苦来讲理所应当。当然，由于这些电视剧的存在，使人们忽略了他小说的那些特别重要的部分，这对他是一种暂时损失。人们以为王朔的小说也跟电视剧差不多。如果非让我评价这些电视剧的质量，我宁肯把它们看作一种“行为艺术”。绘画界不是有“行为艺术”一说吗？现在写电视剧、电影稿费涨了，这也是由王朔发端，也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也证明王朔的创造才能与果敢精神是多方面的。

问：你说了王朔这么多好话，他就没有缺点吗？现在报纸上对王朔说三道四，你对这个怎么看？

刘：毛主席都有缺点，王朔肯定也不是完人。说到底写字人从事的职业都是一种艺人生涯，艺人被人捧或被人说三道四是十分正常的。关键是王朔自己的心态如何对于他更加重要。如果非让我说王朔有什么缺点，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与人打扑克牌时，嘴里太爱说话，偶尔还偷看别人的牌，这比庄严的艺术争论更能激起人的愤怒。